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八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七)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七）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二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董雲中士開參閱

何中丞九思山房集

疏

何東序

戒備紫荆諸關疏 修築邊牆

查得前道副使曹金條陳議修邊垣以圖經久照得本關自東北沿河口起至西南白石口止計長三百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修築邊牆

平露堂

八十餘里舊有邊牆一道據日前形狀似有足觀但原係圓滑尖峭見成石塊乾架止是外面抵抹石灰一遇久雨多致坍塌抑且不耐搖撼累年修理殊非經久長策合無責成各該參將督令各該守把官軍逐一查將沿邊山隘純石者務要剷削壁立三丈或石山帶土及硬石夾沙石者務將帶土并沙石挖去補以堅石其水口及平漫舊有邊牆處所更須俱用鑿砍方石長濶各二尺以上者疊砌高三丈濶一丈塚口高五尺濶二尺五寸以上方可足恃每年除見

有倒塌先行修築外其餘不經坍塌隘口及坍塌已經修完之時專一鑿砍方石俟積足十丈之用者方將舊牆十丈折去易以方石等因通行各官去後爲照防邊之計修守爲先而修理之功經久爲貴臣所隸紫荆馬水等處延長三百餘里重山疊障拱護陵京地險天成本爲國家億萬年保障之圖但中間險夷異地衝緩不一或山麓平行而道路多岐或水道瀾漫而功力難施先年頗有遊騎衝突橫肆焚劫比因滿載情歸幸免深入以此邊人藉口玩歲愒月間之以戰必曰此地以守爲主詰之以守輒曰有宜大爲之外護故每年春秋二防惟幸虜之不犯即犯幸其不能深入一遇犯而深入未見有當關而呼重閉爲勇者其於朝廷竭民養軍設險守國之意不亦謬哉此廟堂深知弊極而特有戒備紫荆思患預防之請也臣親詣沿邊隘口逐一查閱看得各處城垣多有碎石壘砌外塗灰泥爲一時掩飾之計手可推拆而下猶腹裏粉飾雉堞虛應點驗日前防禦尚爾不堪責以久遠將焉攸賴臣反覆思惟此關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修築邊牆

平露堂

地切 京邑所繫不爲不重。歲事修守，爲時不爲不久。然邊備如此之疎，良由在上無責成稽考之法，故在下多虛庸苟且之圖。近聞密雲一帶邊牆，俱用鑿鑿大石，加工包砌。該管叅守等官，十日一報軍門，稽查既有定規，積累可臻成效。合無酌議行各叅將守備，把總守口等官，將各該管地方，擇取極衝去處，區別計議，督率各軍，就地開採大石，鑿鑿方足，將舊修不堪邊牆陸續更易。山麓牆脚，剷削壁立，務求經久一勞永逸。每十日開具修過工程，赴臣呈報一次。限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修築邊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三年之內，盡數修完。仍每一丈分鑄軍士姓名總鑄。本管職名如有不堪，各令照地修補。如或驗工不堪，至五十丈以上，或任內貪縱怠緩，不行修完，將各管官員坐贓問發，邊方立功五年。叅將二百丈以上，守備一百丈以上，徑自革職閑住。中間如果工程浩大，軍力不敷，預行申請，多方議處，督關通判往來催督，不許別項委用有妨職業。臣仍不時至關巡察，再照兩叅所領兵不踰三千，馬不足三百。若遇挑選入衛，勢必空國而行，撐東墜西，顧此失彼，合無將本鎮軍

馬責令固守信地，嚴飭秋防。如或近郊有警，令其星馳策應，勿致將領得以奔命爲辭，有悞安攘大計。

防秋疏 延綏防秋

一優重哨探，竊照沿邊套虜環繞，隨處皆通。大舉遁年，臨秋俱在各水頭會事。近因我兵哨探漏洩，日生謫計，將帳房移於前，羣酋會於後起身之時，一面移帳，隨即颺忽突犯，得以掩我弗備，肆其荼毒之慘矣。彼既生心，而我之偵探如故，未有不墮於其計者也。查得胡地水頭東路，有沙嶺兒榆林岔茅峯子天鷲海子駝山九股水諸名。由是則入犯神木葭州府谷等處，中路有神水灘白崖河日牙海子灰城子柳海子雲都兒灘諸名。由是則入犯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西路有柳門兒白城子黑河子察罕城臭水井明水湖諸名。由是則入犯保安安塞延安慶陽等處。此皆通賊之路，當預有以揣摩其形，而厚集以備之者。合行各該副叅遊守操防等官，選差乖健通事夜不收，各照前項地方，分道並出潛蹤密哨，務得其營巢遠近，部落多寡，及有無結聚侵犯之真情，星馳還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延綏防秋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報。使我先期而備。扼要而守。設伏而待。不使彼之乘吾之虛。少有得志。于其間。方爲萬全之策。仍令各該墩軍時時瞭望。但有揚塵露形。卽照定規。舉傳煙火。以便調度應援。追殺掩截。各役果能用心効力。致師克捷。聽臣先行重賞。仍照兵部題准事例。具奏陞級。如或瓜哨不實。轉相欺誑。致失事機者。輕則軍法網打。重則依律論罪。領兵官員通行叅究。

一安設柴塘。竊照本鎮邊長地廣。居人渙散。一遇有警。卒難周知。苟無號令宣傳。必致臨期誤事。相應查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照舊規。於各路邊墩。設立塘馬墩。空遠者二匹。近者一匹。又隨墩空安設柴堆。就令各該守操坐堡等官。往來查點提調。遇警燃柴馳馬。使得早知隄備。其腹裏州縣。如西路城堡。與保安塞。鄜慶等處相通。中路城堡。與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相通。東路城堡。與葭州神木府谷吳堡等處相通。合行各該守巡邊兵道督各府衛州縣掌印官。於通賊要路。亦要擺設塘馬。高阜去處。安置柴堆。撥人守瞭。仍於柴堆便所。掏挖深邃地窖。以備藏躲。仍行委官時加點閱。如遇

邊堡警報。一體燃柴傳塘。分投曉諭鄉村火速收斂清野。務使我無一人一畜之害。如各官自恃腹地。上下泄泄。慢不加以意。以致地方失事者。聽臣查照輕重。分別叅奏提問。

一議併小堡。竊照沿邊軍民。隨地散處。各就其居產之便。有一鄉而堡至數處。有一堡而人至數家。平居燕雀處堂。惟幸寇之未必遽來。有事安土重遷。寧守財而坐待以死。故虜賊一有鈔掠。而害卽及衆。村野一經失事。而咎輒歸官。不思疆域無窮。兵力有限。每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歲秋防。旣布之擺邊矣。又留之守城矣。次又及之守堡矣。於堡之外。又欲瓜分而瓦全之。卽百萬之衆不能辦也。古人以二千家爲一堡。無事則戍以五百。有警則仍復增募。至抽摘諸州之軍。共相戍守。今之爲堡。抑亦有是是否乎。故禦虜之利。莫如併堡。併則力合。聚少而爲多。不併則力分。析強而爲弱。其理甚明。不待中智以上。皆能辯之者。查得本鎮設有官軍。共計三十七堡。除挑選入衛。分布擺邊外。其餘老弱羸卒。不足登陣。合將無軍小堡。省令先期就近歸併大堡。

之內，囊積粟芻，隨口般移，悉聽守操坐堡等官，分派守城，併力捍禦。務保無虞，臨邊以次州縣鄉村一體施行。如有恃頑抗拒，不行歸併，及臨期觀望，以致被虜失事者，事寧通行提究。

套虜輸款求貢疏

套虜款貢

此篇西三邊試筆甚詳故存之

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供稱，各役與吉能原差夷使同到本酋帳內，有古能番說河東俺荅，已是和了，我們也就要和，是天意交咱兩家相和，漢人八十八萬，達子四十四萬，兩家既已相和，歿生一處如築定，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套虜款貢

七

平露堂

墩臺一般，永世兩家和好，有俺荅是大，我們隨他，我這裏委莫通曉識字人，又不知表文意，該進貢的馬，只就近與同俺荅一路進貢，我的頭目，只分落住牧保靖地方，若是走出的人口，河東都送回，我邊的也要送回，若我們過後有反心，人也不饒，天也不饒，朝廷也不饒，又說有雙山槍的達子，原在末傳之先，我們也不知道，乞免追究等情，并開原譯取本酋部落頭目名數，分住地方到職案查先准宣大軍門咨為北虜執叛求孫輸誠納款，乞封通貢事，煩為通行

該鎮沿邊將領，今後不許差遣丁夜出境燒荒趕馬

檮巢阻壞貢議，并遣通事郭賓等伴送吉能家人達子士忽赤前來，職會同延綏總兵官雷龍看得俺荅吉能部落自相雄長，利害各不相及，詢之本鎮官軍，僉謂犬羊異類，小信難恃，戰士扼腕不欲與和，職督同榆林管糧道僉事蕭大亨講議，恐阻貢議，查照原行通行各該將領，禁止檮殺及曉諭邊外諸酋知會，隆慶五年正月初四日，有吉能等差中軍達子擺言，恰等二十四名，并各頭目部下達子敖八等二十七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套虜款貢

八

平露堂

名，同宣大夜不收金奉等俱至榆林墻下，乞求通貢，討賞買賣，又該職會同雷龍當差都司中軍等官李芳姜顯宗李真前去譯審，各夷使執稱吉能等使我們出來議要和，各分地方住牧，從黃甫川迤西至定邊營，各有小頭目，分管禁約，若南朝人出邊尋採柴草，不許捉脫衣裳，查出原達子罰馬一匹，牛羊各一隻，若還殺死，就與償命，乞南朝通丁不要趕馬打帳，似今年趕了無數的馬，殺了達子四五百，望大那顏禁止，我們進貢馬四百匹等情，到職看得各夷情詞

懇切似出真誠會同雷龍督同蕭大亨將各夷分別賞待花段布疋羊酒覆審各夷供報酋部落住牧地方職又酌議吉能雖遣各夷供有納款情詞其貢獻馬匹表章事宜尚無詳據隨照宣大事體量處段紬四疋及針荷等物選差通事王堅牢兒李花等同各夷齎去吉能處宣諭朝廷恩威軍門號令并責問雙山入犯之賊是否俺答未傳之先有無故爲反覆變詐及譯審彼套有無識字人役每年作何進貢何樣表章取真正番文仍遣信夷前來聽赴軍門審酌題請今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押同夷使打兒漢小厮等前來譯審得酋首吉能等前項輸款情詞大約相同及將部下衆小頭目住牧邊外地方逐一令王堅牢兒等帶去識字開寫前來每枝給與手把木牌一面各令保靖邊界永遠不許侵犯等因看得套虜吉能等先後乞款情詞一時既屬真誠彼將應貢馬匹歲同俺答進貢東西一體似應俯從但彼所求於我中國者大約有四一謂乞免擣巢二謂遣放回降三謂開市買賣四謂歲時討賞雖其駭竅無窮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九

平露堂

將來未厭而目前乞索止此數者而已職等竊謂彼既效順在我自無擣殺之理內外息兵國家決無小費之惜但遣降開市二事無論別鎮之行與不行在我西鎮則斷乎不當從也蓋本鎮沿邊城堡寄逼腥膻初無界限出邊樵採日踐胡塲一解兵革內外極易交通詢之鎮人皆謂嘉靖三十年間開立馬市行僅年餘強虜肆侮於市彼時莫敢誰何中間無知小人貪圖厚利暗將熟鐵器物裹藏貨售以致二十年來套虜轉弱爲強所向靡前至今鎮人遙望易馬廢城無不指爲陷穽前車既覆殷鑒宜懲其回鄉人口彼以宣大近日許令索還借爲口實事出遙傳遠難憑信但我耕牧樵採人等時被掩襲致我氓化爲異物草野蜂屯日漸蕃衍正當及今歸正俾虜削弱以爲他日制馭之地若復要索意欲何爲况上天生物之心不可久逆羈人懷土之情所宜矜恤在彼得地繫戀之徒固難責其強來其於思鄉走回人口實難聽其復請縱有騎牽馬匹亦當給贖本人以上二事無容別議外合無俯順夷情共成貢議及照套虜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十

平露堂

連年畏我兵威，遠牧一二百里之外。今聞罷兵，相率臨邊，時向各堡乞賞。雖權時諭以聽候分處，暫用酒食犒勞，將來歲費不貲，查得在鎮每年賞功，止是取給收獲達馬一項。今既禁絕，此外再無下落，合咨早爲題請議發等因。備咨及將原來夷人打兒漢小廝與同通事王堅牢兒等解押到臣，督同陝西總兵官呂經固原兵備道副使王宮用并標下中軍官白允中等，再三譯審得本夷原係靖邊營軍餘，本名馬天祿。先年被虜，收在吉能帳下，頗見親信。臣謂汝係中國人，胥血在此生長，何忍背華向夷？彼謂有心歸來，但生男長女，俱在虜巢，亟不得便耳。彼因感動泣下，遂不復夷語。臣謂俺答蒙 聖上天高地厚之恩，不殺其孫，以禮遣回，因此感激乞哀，請和。汝吉能何爲哉？彼謂吉能與俺答是一家，見得 皇上不殺彼孫，也說 皇上恩重，若使我們子孫後來有投過南朝去的，皇上一定也是放還，以此感激，也要投順求貢開市。臣謂貢事未奉 朝廷聖旨，誰敢輕議？今既要和，只是各守地方，嚴戒部落達子，永不犯邊。我這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裏禁約沿邊將士不去擣巢趕馬，便是和了。彼云吉能雖是達子，語言不通，心裏也甚明白，進貢開市也只候 皇上聖旨。若東邊准了一定，也要求討。若東邊不准，也不敢強求。只是如今部落達子都到吉能跟前講說，近來達子家好人好馬，多半投順南朝去了。今既和了，不敢去搶我們都要往西邊搶瓦剌去。丟下老婆孩子在帳房，只靠漢兒人使喚。今聽見和了，決然都要回去。且如富貴家達子，恩養得人住，我們衆達子窮，養人不住，若還都去了，我們自家看牛看馬，門也不敢出了。以此懇告吉能，遣我小廝來哀告太師。今後既和了，但有達子家投來的人口，乞就發回。臣謂汝吉能既要和，只好將節年搶去我這邊人口，逐一打發過來。方見他真心求和，如何又是這等說話？且這些人口，皆是我的赤子。如汝打兒漢小廝，貪戀虜中秦養，不思歸來便罷。若汝在虜中不得時，被他作踐，也必然想着汝父母，懸懸望歸。汝若脫走到邊，我却執汝送還虜中，汝心中怨我不怨？彼又不覺墮淚，匍首良久。臣因謂汝與吉能既求和，我也

依他一半。今後來降人口。審的是他真夷或收的西邊番子。他有人來爪尋。連人連馬俱與他去。若審的是我漢人男婦。決難與他彼謂如此却好。只恐吉能不依。臣謂不依也。由他便是。與他和不成。了臣又謂吉能既說和了。如何歲裏又縱達子入犯。彼謂土戶只家一枝。當時還不曾傳到。所以無知犯法。臣謂汝達子家無法度。無信行。這遭便推說不知。若後來再有這等的。又推說不知。却如何處。彼謂今已將沿邊住牧達子姓名抄到太師處了。以後但有犯的。太師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奎慶款貢

三

平露堂

巡以爲難行。民間三尺之童。皆知不可再誤。即據打兒漢小廝之言。虜亦知其難成。相持觀望。未有固必之意。惟遣降一事。乃其切心。而臣與各鎮所見大畧相同。俱已善詞諭遣。無容別議外。但臣等所慮。不在目前。而在他日。不在貢議之成與不成。而在套虜之隱禍可憂也。等因。會稿到臣。謹會議照事有跡。雖相因。而其情實不相侔者。伏機隱禍。往往潛蓄其中。而不覺。比至覺而後辯之。即機事已去。而爲謀亦晚矣。故智貴賄於未萌。事當慎於圖始。今北虜俺酋與套虜吉能。一時乞哀請和。此所謂跡雖相因。而情實不相侔者也。請爲皇上敬陳之。蓋戎狄之類。各自稱雄。原不相下。頃者俺酋之孫。束身來歸。誠慕我中國有聖人在上耳。然俺酋自分頻年侵擾。罪惡滔天。意謂朝廷不拘繫之。必且赫然震怒。戮之塞上矣。已而蒙我皇上廓天地之仁。寬斧鉞之誅。特降綸音。諭遣還巢。所以俺酋性雖冥頑。感皇上放鷹之恩。出自望外。傾心向化。固其所也。彼吉能者。果何爲而亦求內附哉。臣等竊嘗詢之邊人。咸以爲套虜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奎慶款貢

四

平露堂

杖數雖多，生齒實寡。大小控弦，不滿三萬。故雖頻年入犯，其勢頗不甚張。非借兵俺酋，不敢大舉深入。邇年銳意西掠，番回非止貪其貨賄，利其生畜，實欲吞併其衆，自增羽翼，包藏禍心，殆不可測。節據甘肅塘報海上諸番，多被收服。近日通事王堅牢兒等來自虜中，親見瓦剌頭目數輩環侍吉能左右，則黨類亦已漸盛。而彼中未服之衆尚多，故其西掠之志未已。獨以巢穴在此，時被我兵出擣，有所牽制，不得盡力於西耳。故一聞俺酋約和之語，因就其計欣然樂從。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且首以乞禁擣巢趕馬爲請。此其匪茹之情大可見矣。近據寧夏總兵官牛秉忠報稱，着力兎等馳至平虜城暗門答話云：「既已講和，老小在套中，切莫驚動。」說畢即往西去訖。又該甘肅巡撫王輪書稱：「南北兩山火光相映，察其形勢，似是套虜西來之狀。即此則虜已恣意西方，不復內顧。一二年間，延寧諸鎮可保無虞。但收番既畢，合併而來，控弦之虜必將數倍於往時。由是聲勢轉強，猛鷲愈甚，不假外求，自有餘力。然後聯絡大舉，恣其狂逞。即恐全陝遼腹諸郡更無

寧宇之所矣。此臣等所謂伏機隱禍，潛蓄其中者也。是可不可不爲之寒心哉。臣等竊聞陽於憂患而忽於小康，人之情也。如果一二年間，弓矢韜而不用，士馬飽而莫試，豈惟將士驕惰，狃於晏安，即恐好事之人，倡爲奇特之論，以爲某兵宜罷，請於上以罷之。某防宜撤，請於上以撤之。務爲樽節愛養之名，遂忘本柳苞桑之戒，則鮮有不敗乃公事者矣。至於通貢開市，自關國家大計，非封疆之臣所敢輕議。但此聲已傳，虜日環聚邊外，乞討示下，犬羊嗜利，干求無厭，最難驅遣。少失機宜，禍亂立見。况荒涼絕塞，百物不生，軍士月糧未足糊口，甘言虛遣，終非事體。剝軍啗虜，猶剗肉創虎，外患未弭，內變將作，其機甚危，不可不慮。伏乞 勅下兵部早爲查議，一面行臣等嚴督各鎮大小文武將吏，乘此閒暇，早圖安懷，仍乞將原議進貢開市等件，勅下廷臣從長集議，早定大計。如宜俯順夷情，或暫准進貢以納其歸款之誠，禁絕開市以杜其叩邊之擾，如以虜情變詐難於曲徇，仍行宣大督臣再遣的當人員，宣諭俺酋吉能，若果效順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情真堅守盟誓約以三年之內嚴束部落一騎不敢
犯邊自東徂西內外寧謐聽各鎮督撫等官據實會
奏特加恩資併准貢市以酬其勞如或不聽約束
侵擾如故前項一切停罷仍行各邊稽巢趕馬
照舊施行其各鎮撫賞錢糧應否照先年事例頒給
帑銀或照宜府撫賞李家莊屬夷暫許於各月官軍
臨舍扣除還官銀內動支併賜裁允以便遵行如此
庶廟謨一定而戎心自安內治不疎而邊圉彌固
矣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李唐款貢

七

平露堂

序

延鎮圖序

延綏圖志

按鎮禹貢爲綏服之地春秋以降爲九原上郡秦逐
匈奴樹榆爲塞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
四縣歷代相傳虜寇竊據互有得失國朝扒掃腥
風復帝王故有之土宇徹東勝守延綏緣邊爲十有
八寨控制朔方於是北虜趑趄陰山不敢南下飲馬
於河蓋唐築三城之後所未有也逮正統末年宦豎
稱兵土木構禍也先始乘間竊發驅其種落入逐水

草便善伏處套中而我寨兵亦懈弗守虜得迭出迭
入由是大河以南駸駸多胡馬之跡矣先是守臣奏

即榆林爲塞設守以復國初諸寨之舊乃始置定

邊舊安邊甃井水地灣高家波羅次置平夷新城懷

遠鎮羌清水栢林威武清平鎮靖諸堡而罷塞門安

定克戎麻葉河白洛臥牛筆架大兔鶻土門東村府

谷諸兵合之爲寨二十有四後增置魚河把都永濟

三山響水建安寧塞新安邊石滂池新興雙山歸德

神木永興饒陽水木瓜園常樂鹽場大栢油黃甫川

皇明經世編

九思山房集

延綏圖志

六

平露堂

諸堡而罷甃井魚兒河虎都伯顏拜堂兒柳樹會神

木水地灣平夷諸兵合之爲寨三十有五嘉靖隆慶

間再增柳樹澗保寧並復甃井廢亭又再撤永濟入

柳樹澗守之今爲城寨三十有八然後邊防始備識

者謂無遺策稱雄鎮焉然前代控制之跡與今疆域

南北頗爲遼邈如唐受降三城中去鎮殆千餘里東

西相距內地各不下數百里其戍守宜若難矣攷其

時卒不踰二萬馬未及半視我乘塞之衆其勞逸靡

肖何啻相倍則謀國建策之士於斯鎮之形猶不能

無喬舌焉。蓋有以也。竊嘗疑之。當我國家疆理之始。出遐入幽。鴻纖無外。以套內數千里之廣。前人已試之效。即連城而郡縣之。夫豈不可。顧東勝之外。無聞矣。此其深謀遠慮。不貽天下以無窮之害。詎好大喜爭。區區較尺寸之利者。所能窺於萬一哉。嗟乎。蒼梧塗山。舜禹恤下。窮邊大漠。秦漢勞師。觀於帝王得失之際。尤足爲千古之大戒矣。予撫治之踰年。爲隆慶辛未。會酋長吉能慕我中國。聖人率其族凡三十一種。與其衆數萬。厥角轅門。解辮請質。予旣爲表聞於上。因譯別其部牧。謂宜有紀。以彰一代文德之盛。而又慮夫外寧內憂。我之自治或疎也。暇乃聚米山川。梗槩其說。用佐輿圖所不及。而並以此冠之。庶幾後之觀者。知吾不可忘有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崔子忠道母參閱

姜鳳阿集

議

姜寶

驛傳議

川湖交界水驛

此議有開水驛凡開驛間多有下灘之處雖不及川中事例凡遞運所官船以江水汛急下而難于上

故每所得倒換而轉與我江南例可以久乘坐而

皇明經世編

姜鳳阿集

川湖水驛

卷之一

平露堂

長川行駕者不同緣本省舊規已定不敢有所從違以本省之驛傳道可以彈壓之爾惟夔州府與荊州府係川湖兩省交界夔州所官船使客乘坐而下峽也荊州府所屬歸州所船不依川省例不來上水迎接即過渠本地渠本地亦不來候替而使客者每每亦乘坐順流東去不復停泊以候替時又無可以彈壓之者於是船每每以水逆而去遠力不易于牽挽而船夫往往逃船隻往往朽壞錢糧無從措辦而川人之受困始亦無從控訴矣余督學時偶帶管驛傳

兩月惻然有此深念曾具文撫按兩臺煩開行楚中之兩臺彼此著爲定議此往而彼來一如川中每所倒換例歸州之來替與夔州之得替彼不甚病而我甚便乃兩利而俱全之一法也倘使客以順流東去爲快而不復有所顧惜於其間則請疏具題得指名參論之榜示通津務相省諗蓋即停泊一兩日以俟候替于行者不甚妨而返還者則甚蒙濟亦何不可之有愚見如此當時兩臺者皆憚其會議煩難尤憚于會疏之恐有窒礙也遂寢閣而予亦遂歲考川北

皇明經世編

姜鳳阿集

川湖水驛

卷之二

平露堂

茶法議

蜀茶

四川之茶自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買者賣于松潘與腹裏地方自巫山建始等處買者賣于黎雅烏思藏地方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茶引本州縣截一角江油

聽茶法道委官盤驗截一角。松潘截一角。然後發賣。巫山建始等處茶引。夔州府截一角。嘉定州截一角。雅州截一角。碛門茶馬司盤驗瀘州盤驗泊盤于河。下聽茶法道委官盤驗稱掣至黎州截一角。然後發賣。其從來事規然也。松潘與腹裏所賣茶。價賤而利輕。黎雅烏思藏地方。價貴而利重。蓋由松潘番人會而資于茶。也不甚急。黎雅烏思藏等處西南夷。其飲食乳酪脂膩物。頗富侈。而每嘗以茶爲命。茶所以貴。奸商有告討松潘茶至黎雅賣者。有告不准而私自往彼販賣者。其原皆由地方武職等官貪利而不畏法。相與勾引而容縱之。而黎雅守備爲尤甚。茶法道覺察不周。撫按官禁治不嚴。巡茶御史又遠不能知。至子養而能生見或公聽而私容。或又增引以至千萬。往往以爲泛常而付之于不足愛惜。於是番夷不仰我爲命。而輕易于犯我。邊患或從是始。是則茶禁不嚴之過也。今惟嚴爲之禁。告討往彼發賣不准。告增茶引不准。私販有禁。武職等官勾引而容縱有禁。前此增引革如例。守備等官容縱有實跡者。叅奏處治如律。如此邊夷

皇明經世編

美鳳阿集 蜀茶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庶畏我乎。此開 朝廷之威令。所以行於西南夷。蓋所繫甚大。不但爲茶法一事。利弊所當興革之小小者。因有開故。著爲議如此。

鹽法議

鹽井課額

川鹽出于井。井皆鑿石而成。其爲工力煩巨矣。而井有大小。大井課重而利多。始亦不甚爲累。自大井爲水滄浸也。於是水淡而鹽利少。其淡甚。水遂煎不成。鹽矣。灶戶以負課往往逃。灶戶逃則課益負。額益虧。於是川之鹽政始敝。後設爲法。大井毋者。水滄浸者。皇明經世編 美鳳阿集 鹽井課額 四 平露堂 卷之一 今灶戶開小井以補課額。止令補課額可也。乃或于小井另徵課。民戶有私開小井者。量令幫大井所虧課之一二亦可也。乃或又重徵其私井課。夫其另徵課與重徵課也。謂可以溢額而然。不知灶戶以另徵課也。不利于開小井。寧負課而仍前逃。民戶以重徵課也。以失利于私開小井。卽開者亦往往填塞而寢閣。由是課愈虧。而川之鹽政益敝矣。後有一公建議。大小井鹽均令報官發賣。每鹽百斤。給票徵銀六分。輸官以抵課。通融積筭。亦自謂可以溢額。不知發數

發賣若官自爲市然煩且勞既非體報賣之際無從而一一稽察之勾考之勞且擾不勝弊又爲非策萬一賣數不充非求溢額反虧額歟愚以爲天下之利始歸于下終乃可歸于上凡事皆然而鹽法其一也嘗見川人鑿井架木爲梁而置鏈于索末懸秤從高下鑿石鑿而碎也輒取去去輒又鑿其爲力蓋甚艱鑿井不特勞費六元不知水漲者鑿而得泉必索上人不予以利勸使鑿猶非所樂爲況又另徵重徵厚酬亦時有誤鑿者中人之產徒費矣以相困是趨之逃坐今填塞而寢閣爾於鹽政焉攸濟今第令大井坍者水淹浸者恣灶戶開小井以補

皇明

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千露堂

課不足則容令報民戶私開小井者量爲補所虧課一二要在不虧額而已而不必求溢額灶戶與民戶兩皆不失利而後公家可望足額人情然也嘗以此告之鹽法公此公以爲書生言無能有所裨補漫不應故復筆之將以告夫後之司權者

議興伊洛水田

伊洛水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宣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

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矣至于伊洛澗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澗孫公公言不可蓋其人習于種旱穀憚于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于栽插耘耔之方術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平露堂

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興稅稻之利于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即遷官去八閩矣洛民每苦糧重疏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予嘗爲之請輕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每嘆之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比之我蘇松猶爲輕則爾即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爲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有稍致饒裕如永